

出了医院,正值饭点。我对陪同就诊的闺蜜说,我们去吃西餐怎么样?她的眼里全是诧异:医生都要叫你动手术了,你还有力气浪漫?我怼她,吃顿西餐算哪门子浪漫,再说了,吃饱肚子才有打仗的力气,吃是第一位的。

我俩坐在餐厅靠窗的位置,窗外绿色的草坪,五色的月季被冬日的暖阳温柔地包裹着,我们也不急着点菜,抓紧时间享受阳光的恩赐。这时年轻朋友打来了电话,问我我在干什么?我回答正准备吃西式西餐呢。她道:哇,真浪漫啊!

好有趣啊,在这一个时辰里已经是第二个人说“浪漫”了。说真的,浪漫早已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稀罕词了,它就藏在普通人随口说出的话里,藏在好多细碎的小事之中。

然而,在荒诞的年代里浪漫却是跟作风联系在一起的。当年,我妈有位姓李的朋友漂亮又有气质,每次她来我家,我的眼睛便很难从

她身上移开。听我妈说了一件上世纪60年代的事,李阿姨年轻时千里迢迢去新疆追爱情,这举动够不够浪漫?结果,李家人根本不同意女儿跟一个去新疆的恋人过一生。她前脚刚上火车,李家人措辞严厉的电报就发去了新疆。五天四夜的绿皮车根本赶不上电报的速度。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,得到的是男友亲口说,“我不爱你,回去吧……”生把一颗浪漫的种子扼杀了。

回程的五天四夜有多残酷,反正是我妈说李阿姨回到上海已不像人了,她和男友都是浪漫的受害者,正是男友对她的爱,才不忍心让她跟着受苦。她的浪漫换来的是“无情”,还换来了周围人对她的指指点点。

苦难的浪漫一去不复返了,如

# 今天你浪漫了吗

章慧敏



边看边聊

于自己的浪漫。那天,我在朋友圈看到一对熟悉的小夫妻的浪漫。丈夫知道妻子喜欢的歌手在武汉开演唱会,悄悄准备抢两张票给她一个惊喜。结果天不遂人愿,只抢到了一张票。没有关系,演唱会当天他陪着妻子来到武汉,妻子在剧场里追星,他在剧场外听场内传出的“合唱”,仿佛目睹了荧光棒晃成一片星海。那天,妻子晒出的九宫格

里有一张散场后两人在武汉街头被路灯拉得长长的身影的照片,这不是浪漫又是什么?

我们的政府部门也是拉满了情绪价值,千方百计地为年轻人制造浪漫情调。上海的甜爱路、幸福路的婚姻登记处,以“爱”为主题,不仅是年轻人生活的起点,还吸引

着中外游人为幸福打卡。而老年人的浪漫更是沉浸在岁月的默契与踏实,藏在柴米油盐的细枝末节里,比年轻人的轰轰烈烈更有绵长的韵味。

去年我去医院探望朋友时注意到一对老夫妻的恩爱。老妻住院,老先生每天骑着车来送饭。老妻牙口不好,保温盒里永远是她爱吃的软乎乎的饭菜。吃完饭,老先生坐在床边握着妻子的手,琐琐碎碎地说着小区里的事,什么流浪猫生了小猫,什么凉亭里加了灯光秀……这些浪漫并非花里胡哨的亲昵,却带着一辈子的温度,那是相互陪伴的笃定。

依我之见,浪漫不分年纪,无需形式,但却能在生活中添点小光亮。我欣赏那些在烦琐中不忘给自己买束花或买块蛋糕的人,他们懂得用浪漫来调节情绪,让脚步停一会儿。就像春天开出不同的花,不同年纪的浪漫,各有各的好看。

冬至夜,我住在虎形。虎形没有老虎,只有慵懒游荡的猫。它们蜷在茶树下,通体漆黑,露出琥珀色眼睛。虎形之夜无犬吠、无鸟鸣,近乎万籁俱寂。人置身其中,宛如身处果壳内部,被黑暗挤压、包裹、重塑。慌乱之余,生出无限欢喜。

白日里,我们在河滩上漫步,河床多草木,多滚圆的砾石,头上厚棉絮般的云彩渐渐扩散开。江叫乌溪江,江水贴着山脚蜿蜒而行。水流清浅,却冷冷有声。此地为河的上游,河边尽是连绵的荒草。某一刻,我们很想点燃一片芦苇丛,火光冲天,噼啪声响起的那一刻,该是何等壮烈。

深夜,河滩上的一幕如在眼前。不过变换了视角,却更为清晰和强烈。是夜晚让白日显形。卵石很美,日本紫珠很美,最美的还是茶树花。阳光下,它们是一团白色光影,光影里含着嫩黄、明亮的蕊。那是茶树花的花心。高处与低处的花,皆有一种凛然、不可侵犯之美。在唐朝、宋朝的古墓边,也散落着无主的花瓣,它们像是灵魂的投胎转世,转世为一朵缥缈的白花。

虎形之夜潜藏着秘密的花园。星星很多,梦境呈现日本紫珠的颜色。而失眠是时间自动延长的部分,既是命运的馈赠,也是记忆的秘诀。人们总被失眠夜发生的故事打动。虎形之夜,以浑然寂静之圆,迎接并安放所有人的小时候。

我想起摇篮、钟摆、安魂曲,一切事物最接近天成的模样。白日的虎形,阳光最为热烈之时,我们观察一片竹叶如何从空中坠落水面。它们旋转、翻腾、飞舞,当叶尖划过水面,水面被切割,又快速合拢。每一片的路径都如此不同,就像人生。

在虎形,不仅竹叶,连人也是恍惚的。像夜晚一样欢乐和恍惚。人们走着走着,便走到流水的身边,便将目光投注于空无的花瓣之上。在虎形,人们抬头看云朵、流星、月牙儿,看一颗心所能看见的一切。月光下的茶树花我们看不见,古道上的落花,却处处可见。多少人从这树底下走过,走进时间的荒野里,几世几劫过去,早已不辨面目。

虎形之夜,我们的房子被群山包围。冬日的山林接近圣洁、宁馨之美;这份美,只有靠近庄严之物才能体察,只有这漫山遍野的茶树花才能赋予。花朵是山林之魂的显形。

在虎形,人们还在房屋、古庙前种植茶树。佛龛前写“有求必应”,但在这里,人们无所求、无所应。一切都是流水赐予的,又终将被流水收回。人之存在,不过梦幻与须臾。生生不息的是自然,是星辰与流水,落花与落叶。

从前,人们需翻山越岭才能抵达虎形之夜。在虎形,夜晚仍是夜晚的模样。星空升于头顶,人们于星子底下行走,伸手不见五指。在虎形,无数的船早已离开,只有一艘搁浅于此。航行是船的使命,搁浅意味着退出时间纷繁的序列。废船周遭,一簇茶树花开得正烈,洁白淡黄的花瓣好似来自古老月色的浸润。花瓣之容充满慈悲,让我想起古寺里佛像的脸,一味淡然、温情,并无多余香气流泻。

虎形之夜,万物岑寂,静谧处似有虎啸与龙吟。窗外星光起灭。人们只有去往更远的远方,才能回望此地发生的一切。

兜兜转转,又一批人靠窑火过着生活。周华诚看着,周华诚想着,他说这就是“不灭的窑火”啊。

路里坑村基础设施好,现在加了新项目,窑面包和窑书房故事吸引人,周末客流量大增,外村的、外市的,来路里坑读经典,喝咖啡,啃面包。周华诚一进村,村民就跟他聊各种消息:咖啡日售八百多杯,面包日烤千余只,季度增收过百万元,大妈去跳广场舞,大嫂给咖啡拉花,谁家的孩子会写诗……

周华诚自有节奏,他带起了窑火农节读书社,给窑书房找了批好书,请了两位驻村作家,策划音乐会、矿坑艺术节、乡村

生活美学场景,时不时领一群文艺家回路里坑。去年9月底,十几位作家随周华诚进村。在三衢艺术馆台阶上,二十来个小孩分散坐着,都是路里坑村的孩子,正在上诗歌课,老师是诗人任皓。孩子们诵读自创诗歌,稚子童音清脆烂漫。几个村民挨近自家小孩,盯着稿纸瞧,嘿,小家伙会写诗了。

周华诚领作家们从山上拐下,走进窑书房。这座尖顶的书房在窑的顶部,四周是透明的玻璃窗,木头书架上摆满了余华、莫言等众多作家签过名的书籍。木窗棂上贴着稿纸,诗人沈苇凑近看,竟是自己手写的《窑书房》诗稿。不远处,村庄隐于林中。在半山腰,读书看景两不误。

# 虎形之夜

章白

# 雪光映照

魏振强

屋子里漆黑,只有窗口透着细细的光。窗子,是土墙上

的一个窟窿,塞了个草团,挡风。草团有缝隙,光挤了进来,像细长的冰锥。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,雪很肥,堆在墙角,像一只只白熊。钻出被窝,冷气似针往身上扎。抖抖索索穿好衣服,摸家下床,用手摸鞋子。床沿下有三双棉鞋,灯芯绒布面,母亲给我们弟兄仨缝制的。我把脚

钻进每双鞋里试了试,终于“试”到了合脚的那双。锅灶间有光,蚕豆那么大。父亲坐在灶膛前添柴禾,母亲用锅铲拨弄着沸腾的稀饭。雾气蒸腾,母亲的身影像是虚幻的图画。我吃了两碗稀饭,脱下棉鞋,换上胶靴,和父亲出门。村里的人家还在沉睡。父亲挑着两只稻箩在前面走,我拎着一只空篮子跟在后面,脚踏着雪地,硬硬的风割着脸,割着耳朵,割着手。我把竹篮不停倒腾,好让两只手轮换着装进口袋,又用稍稍温热的手摩挲耳朵。泥巴路上,雪冻得硬硬的,脚上的那双胶靴是大哥的,穿在我的脚上有些大。

天渐渐亮了。雪光晃得眼睛发胀。田野里白茫茫一片,青青的麦苗全被厚厚的雪盖在身下。远处人家的屋顶上升起炊烟,弯弯曲曲的。身上有些热了,耳朵也开始发烫。父亲喘着粗气,后脑勺的毛发有热气在冒。“大大,姥桥还有多远?”“前面那条街就是。”村庄里有人去姥桥赶过集,但我从没去过。头天晚上,父亲问我们三兄弟谁愿意第二天起早跟他去姥桥卖山芋粉丝,我第一个要去,父亲同意了。老远就看到很多人往很多房子的那个地方去,姥桥就要到了。父亲把担子卸下来,停在通往集市的田埂上,取出一些粉丝放进篮子,让我留在原地看守稻箩,他拎着篮子去往集市。父亲走两步,又回过身,“稻箩上盖的布不要掀开,不要让街上管事的人看到。”

粉丝是前些天从小姨娘家那个村庄换来的。那个村庄地处山区,很多人家做山芋粉丝,小姨娘就怂恿我父母弄些粉丝回去卖,赚点过年的钱。父母都没做过生意,但又想赚些钱。母亲看到家门口的功桥镇上已有人卖粉丝,便想到了稍远处的姥桥镇,但她又挑不动那么重的担子,只好由父亲去。

有时我常常想,过去是肚子饿了,因为物质匮乏,吃不到山珍海味,我们常常蹭饭局、饱物欲。现在是物质丰裕,但灵魂同样需要滋养!所以这种灵魂饭局,不仅值得期待,更值得我乐此不疲!

# 饭局

周黎明

人这一辈子绕不过饭局,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也不例外。过去多的是两种饭局,一是人情局:朋友结婚、兄弟升职,后来发展至生子、孩子结婚、第三代面世。二是关系局: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!

退休后,一下子发现这两种饭局几乎绝迹,但另一种饭局逐渐多了起来,我戏谑为灵魂饭局。一些志趣相投的文化人,渐渐地聚拢起来。今天某某出了本新书,邀大家来分享,明天某某搞了个画展,请大家来观摩交流,更有趣的是饭局上嗓音好的高歌一曲,懂些乐器的也自带设备现场表演一番。有一回一老兄一定要来一首男女声二重唱,可惜席中皆为男性,只得从饭店里拉郎配似的找了个女服务员凑合,想不到一曲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倒也唱得有模有样。像这样欢声笑语的饭局,不仅拉近了感情,还陶冶了情操!

有时我常常想,过去是肚子饿了,因为物质匮乏,吃不到山珍海味,我们常常蹭饭局、饱物欲。现在是物质丰裕,但灵魂同样需要滋养!所以这种灵魂饭局,不仅值得期待,更值得我乐此不疲!

那一天,我没看到老实巴交的父亲是怎么把所有粉丝卖出去的,但我知道父亲遇到的那几个人都是好人。



“小狗”是只小羊,“小羊”是只小狗。

小羊很黏人,村民给它取了个特别的名字——“小狗”,谁叫它整天围着人转呢。关过羊的棚屋被打扫干净,改装成羊棚咖啡馆,摆进了咖啡机、磨豆机、烘焙机。研磨咖啡豆散发的气味,交织着老木头和书本的气息,让人微微醒。

不久,咖啡馆外来了条小流浪狗。流浪狗觉得那里不错,便留了下来。见的次数多了,村民想流浪狗得有个名,小羊叫“小狗”,那小狗就叫“小羊”吧。俩名字真绕,不过它们自己拎得清,村民叫“小狗”,小羊咩咩应着,叫“小羊”,小狗大口吐着汪。

羊棚咖啡馆在浙江常山路里坑村。村里被改造得很多,猪栏就变成一座艺术馆。三衢艺术馆前身是个猪圈,是猪仔打滚撒野的地方。墙壁原生态保护,还是古朴的土砖堆,挂了村民拍摄的山野照片。随手拍的村庄田野山谷居

然如此耐看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路里坑却并不如此静美。村庄在三衢山脚下,三衢山是衢州的母亲山。独特的喀斯特石林地貌带来财富,石头能烧石灰,石灰可卖钱。路里坑立起了

# “小狗”和“小羊”

沈小玲

百余座石灰窑。石灰窑烟火一吐,钱袋就鼓。对三衢山,宋代诗人曾几写过:“绿阴不减来时路,添得黄鹂四五声。”那时三衢山春花夏夜,秋月冬雪,四季秀色可餐。曾几定是料不到,他钟情的三衢道会变色,会被尘土灰、泥石流、矿灰白遮蔽,春日很寂静,虫鸟不太叫。村民的日子过得滋润,可灰蒙蒙的村庄不是自己想要的家呀,谁愿做个“土”人呢。二十年前,村民先后关了石灰窑。

窑停了,火灭了,但日子还得继续,年轻人离开村庄,去打工赚钱。后来三衢山的石林成了景区,村民开起了农家乐,卖起了自家散养的鸡鸭、泥地里的蔬菜瓜果。村里的民宿多起来,不出村就有活干,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村。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村民一点点改变路里坑,绿色依旧遍布村庄、田野和山谷,虫鸣鸟叫,野花遍地。

村庄变好了,不过还是缺了点什么。缺什么呢?村民说不出来。2024年初夏,浙江选派文化特派员指导乡村,作家周华诚与路里坑村结对。进村第一天,他和村民聊天讨论,收集村民的期盼和想法。石灰给路里坑带来相



对富足的生活,村民靠烧石灰赚到的钱,支付了父母的医药费,子女的学杂费,家庭开销,第一块建新房的砖,第一辆三轮,第一辆车。村民对石灰窑的感情,不一般。周华诚提炼了村民的观点:窑能烧石灰也能烧面包,石灰窑的空间可以改成书房;窑前的树就叫“摇钱树”;也可以讲小狗、小羊的故事。思维火花碰撞越多,妙策如泉涌,连村里两头叫大壮和二瘦的猪也安排了事。村子草地旁,野蜂绕着野蔷薇飞舞。

众多做法中,村民优先选择了石灰窑,想把两座石灰窑改为面包窑和窑书房。一个窑里烧面包,一个窑里装满书,像是某种对于肉体和精神上都饱足的澄澈向往。

去年正月初二,废弃二十年的石灰窑改造完毕。窑要开业啦!窑前广场被村民和外地人挤满,鼓乐喧天,穿古装的喝彩师甩开嗓门,喊起了常山的喝彩歌谣。喝彩师喊一句,众人应一声。喝彩声回荡在山谷,群山回应,人人像喜鹊包裹。一根根木柴被喂进窑,一串串火苗噼啪作响,窑口渗出面包香气。出窑咯——柴火烧的面包外皮酥脆,透着淡淡的烟熏味,咬上一口,松软又筋道十足。不过窑回应,人人像喜鹊包裹,站在窑前可以看全貌,窑书房是从窑顶进去的。

窑火复燃了。鬓角已有白发的大伯看见火光,想起年少的自己,抡起胳膊,往窑里添石子,被旺火蒸出一身汗。年纪轻的小伙子没见过窑火,只听长辈说窑火养活了村庄,看窑火时,平添了几分亲

去,男人则冒着漫天的大雪随着小狗向村里走去。小狗是男人家的小狗,男人是小狗家的男人。就在这当口,我按下了快门。其实,这样的场景在大雪纷飞的北方农村司空见惯,但我却感到照片里透出来的生活趣味和情感流动,与这天寒地冻的外部环境形成高度对比的是,他们的家无论长成啥样,都有着暖意和温馨。

# 风雪回家路

马亚平

去,男人则冒着漫天的大雪随着小狗向村里走去。小狗是男人家的小狗,男人是小狗家的男人。就在这当口,我按下了快门。其实,这样的场景在大雪纷飞的北方农村司空见惯,但我却感到照片里透出来的生活趣味和情感流动,与这天寒地冻的外部环境形成高度对比的是,他们的家无论长成啥样,都有着暖意和温馨。

# 七夕会

寒风凛冽,大雪纷飞,我带着带有长焦镜头的相机,独自站在宁夏隆德县城郊外的公路旁,想捕捉一点西北农村雪天里的镜头。远处,一个男人匆匆走来,看样子是要走回眼前的这个村庄。突然,一只小狗从村里跑出来,径直跑到男人的跟前,欢蹦乱跳起来。接着,小狗迈着飞快的小碎步在前面引路,往村里而



生活美学场景,时不时领一群文艺家回路里坑。去年9月底,十几位作家随周华诚进村。在三衢艺术馆台阶上,二十来个小孩分散坐着,都是路里坑村的孩子,正在上诗歌课,老师是诗人任皓。孩子们诵读自创诗歌,稚子童音清脆烂漫。几个村民挨近自家小孩,盯着稿纸瞧,嘿,小家伙会写诗了。

周华诚领作家们从山上拐下,走进窑书房。这座尖顶的书房在窑的顶部,四周是透明的玻璃窗,木头书架上摆满了余华、莫言等众多作家签过名的书籍。木窗棂上贴着稿纸,诗人沈苇凑近看,竟是自己手写的《窑书房》诗稿。不远处,村庄隐于林中。在半山腰,读书看景两不误。

羊棚咖啡馆门口,那条黏人的“小狗”在人群中晃悠,“小羊”趴在草地上,看着人来人往。窑书房窗口上,一行文字醒目:“我扑在书上,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。”窗外,山谷青翠。

# 摄影